

她用两手各拿起一张白纸,慢慢竖起来,平行着放在自己的面前,然后把脸渐渐靠近,用嘴吹气,两张纸迅速靠在了一起……“同学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课的内容。大家看到了,在空气流动相对静止的状态下,两张纸是不动的,当我用嘴吹动空气,使得空气的流速变快,两张纸便快速贴紧了……这个现象告诉我们,空气流速快的地方,压力变小。”然后,她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来:流速越快,压力越小。

她是我们的教员,名字叫楚凤。接下来,她让我们看飞机机翼结构剖面图,飞行原理这节课里,升力是怎么产生的我们都懂了。

这是北京南苑空军某部队,是我们学习飞行理论和飞机结构的地方。正值酷夏时节,教室里四排学员,两排是穿着白衬衫的空军学员,两排是我们穿海魂衫的海军学员,而我们的教员楚凤,她依然穿着绿军装和蓝色的军裤。每次上课我们起立向她道“教员好”时,她总是回敬我们标准的军礼!

楚教员是湖北人,入伍后在基层部队当通讯兵,她是经组织推荐上的北京航空学院,大学毕业后分到部队当教员。她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部队女式2号军装好像就是为她量身定制的,而女军官允许的披肩长发,被她用一个蓝色的发卡固定在了一起。那个年代,在我们眼睛里,楚教员的美是极致的,我们甚至认为,电影《春苗》里的女主角也比不上楚教员美。食堂的炊事师傅是南苑本地人,电影《杜鹃山》他看了500多场,他说,楚教员像柯湘,但比柯湘更漂亮。

我们课程里的飞机构造和发动机原理,是请飞行大队的飞行员来讲授的,这个兼职的教员叫刘建农。他结合自己的飞行经历,讲课生动易懂。刘教员是陕西人,他不像文学作品中我们读到过的那种粗犷的西北人,而是五官端正,牙齿洁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同一个讲台上,两个年轻的身影是那样俊美,让我们感到十分亲切!这对于年轻的心是一种震撼,我们冥冥之中有了一个猜想……是真的,刘教员和楚教员恋爱了!

因为成功预测了一次美丽的爱情,我们这批十八九岁的年轻学员心里,是那样甜蜜,仿佛是自己的初恋,每天都在激动愉悦的心情里听楚教员和刘教员上课。由于唐山地震波及北京,我们室内的课程

## 军旅笔记

# 楚凤

吴建国

压缩了,没有毕业典礼的仪式,一辆卡车把我们接回了自己的部队。这样没有道别的遗憾,让楚教员刘教员和南苑这里的一切,更加深刻地记在我们的脑海里。

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演习,让我们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同行聚集在黄海边缘的LT机场,几十架同型号的中大型飞机排列在机场的联络道上,蔚为壮观。意外的是我们见到了当年在南苑学习时的大队长,他现在是这支空军部队负责机务保障的副师长。离开南苑一眨眼12年了,当我们问起楚教员的时候,首长摇了摇头,说:“她还没有结婚。”

听了楚教员和刘教员这个爱情故事,我们都沉默了。是刘建农的老家不同意这门婚事。刘建农是陕西咸阳人,据说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他们这一脉就住在汉高祖的墓区,上下几十代,都是汉高祖的守墓人,作为道义传承,他们不与项姓的楚国人通婚。

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互不通婚的姓氏有很多,如:朱与李,岳与秦,杨与潘,郑与施等,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楚汉相争的历史故事,是中华文明有文字以后记录最为完整的;楚王问鼎,取而代之,破釜沉舟,以一当十,项庄舞剑,沐猴而冠,四面楚歌,乌江自刎……两千多年来,这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成了我们汉民族脍炙人口的成语。就霸王别姬一个故事,全中国所有的剧种都在反复出演,哪怕是乡间的一次庙会,也霸占了中国戏台几百年!力量的美,忠诚的美,宽容的美,甚至包括了失败的美,总能拽住看戏人的情感,让人心里泛起阵阵涟漪。项羽成了英雄,相反,得了天下的刘邦,却成了项羽的反衬。因此,认为自己是刘邦后人的刘姓,因为热爱汉高祖而内心憎恨项羽,是情理之中。还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理论上说,只是针对已经灭亡的秦国——秦国是被项羽带领的楚军打败的,宏伟的阿房宫是被项羽手下的楚军烧毁的!汉朝建立在秦朝的基业之上,建立在项羽的疏忽和麻痹之上,这是刘邦的汉朝与秦朝和项羽互相关联的交集地方。汉朝的统治者

让后人保持着对楚人的警惕,同样符合常理。湖北湖南今天仍被称为楚地,但古代的楚国很大,从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到湖南江西福建广东,传说的楚三户,指楚国的昭、屈、景三个大姓。楚凤是湖北人,但她的姓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没有任何关系,百家姓里有解说,楚是周朝的赐姓,最早在今天的河南,因此,刘建农他们的刘姓族裔阻止这门婚事,就显得十分荒唐。

我们在南苑学习的战友聚在一起的时候,都会为楚教员的遭遇忿忿不平,只有银东反应平静。银东的老家地处古代燕国南缘,这个村庄的名字叫裕楼,而山坡那边是魏家村。银东说,也是秦军席卷中原大地的那个时期,一个姓魏的将军,率兵把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几乎都杀了。家谱记载:逃出去的人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又渐渐回到了裕楼。魏姓的将军因为看上了这里的景致,死后就埋在了向阳面的山坡上,他的后人也就渐渐聚到了这里。两个村互不来往,从不通婚。魏家村的将军墓,被我们村里的人掘了无数次,墓碑也是砸了又立,立了又被我们村的人砸掉;“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村的人以“扫四旧”的名义,用汽油把这座山都烧了。现在,魏家村的人只能把墓碑放在自己的家里。如果我们村的人走进魏家村,那一定挨打……你们说,像我们裕楼村和魏家村这个情况,又怎么能通婚呢?

其实,银东讲的这个故事,特别是在中国北方和中原这片地域内比比皆是。两千多年来,华夏民族生存的这块土地上,所有血腥的屠杀,哪怕是打着“替天行道”旗帜下的战争,都没有给老百姓带来过真正幸福的生活,改变的只是封建王朝的名称和他们的领地。吞并燕国的时候,被杀戮的裕楼村百姓冤比天大,也在他们后代的心里种下了无法消弭的世仇。刘建农的无奈和痛楚,是因为他生长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里,伤及的不只是无辜的楚凤,还有他自己。



篆刻:陈永春

楚凤

顾东风书



最美夕阳红

董永年摄

# 无菊无酒不重阳

刘世河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伴着浓浓的菊香,又一个重阳节如期而至。

菊花和重阳自古就是亲密一家,正如宋人晁补之所言“中秋不见月,重阳不见菊”。而原本草药出身的菊花,之所以能在重阳节中获得如此不可取代的地位,是因为偶遇了知己陶渊明。

作为一种植物,菊花最初引起古人的重视并非因为它的美貌,而是出于它的药用价值。成书于秦汉之际的《神农本草经》,就将菊花列为百药上品,认为服用菊花可以延年益寿。诗人屈原也曾“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中,关于因食菊花而成仙长寿的故事又频频出现,使得当时的人们对菊花能延年益寿的功用深信不疑。

如果没有陶渊明,菊花很可能就会在草药的泱泱大军中默默无闻一辈子。可有时候命运的转折就在瞬间,人如此,植物亦如此。陶渊明辞官归隐乡间后,为了能延年益寿,便在院子里种上了菊花,以便随时服用。与菊花朝夕相处,本为诗人的他又怎能不文思泉涌!于是便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佳句。仅此一句,就彻底

改变了菊花的“花”生轨迹。后来,陶渊明又渐渐发现这菊花竟然跟自己很像:不争春光,独自在寒秋盛开,隐逸、清高。于是又抒怀道“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并发出了“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感慨。自此,菊花也就拥有了自己的品格——超然物外,恬淡悠闲,并逐渐升华为人们人品如菊的高度。

陶渊明种菊除了食用和观赏,每逢中秋,当菊花盛开的时候,他还会特别邀请附近的乡亲、远处的朋友,来他家做客赏菊。热情的他,每每都摊煎饼、烧菊花茶招待亲朋,大家走时还采菊相送。“今日送西客,明日又迎东陌”忙得不亦乐乎。可是由于来赏菊的人川流不息,常使他不能按时去田园耕作,这让他有点小苦恼。有一天,他灌园浇菊时,便自言自语道:“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日来。”果然菊花有情,不负陶公心,到了九月九日那天,果真争奇斗艳地一齐盛开了。客人们也不约而同地都在那天来到他家,望着满园菊花,吟诗作赋,令人心醉。此后,亲朋好友相约,年年重阳一日来此赏菊。于是乎,重阳赏菊的习俗便由此形成,流传至今。

如果说菊花之于重阳,陶渊明有知遇之恩,那将此发扬光大,唐诗宋词则功不可没。唐代诗

# 研磨时光

朱睿

有时候,自己会去家附近的咖啡馆,坐在靠窗的位置,用咖啡的香气放牧自己的心灵,看外面来来往往的女生。她们大多很平凡普通,但对于那个正握着她的手或手臂的男人来说,她却是他的整个世界。因为我相信,日常能够显现出从从容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状态,那么他们彼此的感情一定经过了研磨。

所谓研磨,是利用涂敷或压嵌在研具上的磨料颗粒,通过研具与工件在一定压力下的相对运动对加工表面进行的精整加工。

据馆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咖啡豆在经过烘焙后,细胞壁会变得又硬又脆,而经过研磨之后,是让咖啡呈现类似细砂糖般的颗粒状再进行萃取。萃取时,这些可溶性芳香物质会与热水接触,使得咖啡的香气和油脂被充分溶出,就构成了咖啡的风味和口感。咖啡豆经过研磨后,虽然更容易被萃取,但也会让香气飘散或加快咖啡粉的氧化速度,尤其在磨成粉之后,咖啡粉的氧化速度会比咖啡豆快上数十倍,因此,在众多咖啡萃取的诀窍中,尽可能在萃取前开始研磨,更好地保留香气,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看来,研磨是需要花费心思和时间的,想起著名的奥地利作家卡夫卡说过一句名言:人类有两大缺点,一是漫不经心,二是没有耐心。而研磨恰好克服了这两大缺点。

一方好砚,端庄厚重,石质细腻,同时也要有锋芒,多像有态度的人生。可是这样还不够,需要墨锭的研磨。注意力度把握上,要轻重、快慢适中,还要保持持墨的垂直平衡。或是前后推拉,或是画圈,都要做到纹丝不乱。其间,清凉水加入,宁少勿多,依据墨的浓淡来确定加水的次数,不能将墨浸软,还要防止墨汁四溅。研墨讲究“指按推用力”,要做到轻重有节,切莫太急。看来,研磨也是一种智慧。

滚滚红尘,三餐四季,咖啡需要研磨,豆浆也需要研磨;时光里,最深情,莫过于安静的陪伴,心心相通彼此共述韵味悠长的诗章。美,不但只是阳光明媚,花开正好,更是一颗心与一颗心彼此碰撞、研磨的更进。

就这样相遇、相知、相携——走着走着,穿越了风雨,走进水墨晕染的诗笺里,走进彼此的故事,走成厚厚的一本书。寻常光阴,与爱相视,于是烦扰无足轻重,心里有的只是诗词的婉约,春水的纯情,烟火的清欢,尘缘的珍惜。

用研磨的眉峰看你青山如黛醉了眉弯,最香最暖,沁入心脾,研磨光阴不老,于是生命里蕴含微笑的芬芳,相安流年。

# 依稀当年话老宅

柴焱熊

## 老灶间

这里的每一个物品,都存着爷爷的气息,留着奶奶的印迹;这里的每一件家什,都依附着爸爸的手艺,承载着妈妈的记忆。

祖祖辈辈的探究,年年月月的寻觅,普普通通的食材,简简单单的厨具,莫道在这里烹饪出的只是淡饭粗茶。

一盆盆,它诱人口水欲滴;一碗碗,它叫人筷子难歇;一只只,它让人回到梦里;一桌桌,它使人意醉神迷;一席席,它令人再三回味;一道道,它给人充满温馨。

老宅的灶间啊,一望见你,屋顶好像又炊烟袅袅;一走进你,眼前似乎就蒸汽氤氲……

一提起你,我就口内生津;一瞧见你,我就充满欢欣。

这里刻着江海的风韵,这里有着沙洲的印记。

## 老堂屋

见到你,我就想起了那当年织布的场景。是妹妹在这里的擀板下擀出了棉条,是奶奶在这里的纺车上转出了棉纱。那一线线,那一锭锭,经纬经纬曾使我两眼迷离。

是姐姐在这里的织机上织出了小布。那一梭梭,那一下下,匹匹段段曾使我魂牵梦萦。

这里,遗存着嫁娶的记忆,这里,传承着先人的技艺。

民间的衣被,得以在你这里维系;农家的生计,得以在你这里托举。

走南北,闯东西;行千里,步万里,想起了家乡就想起了你!

## 老房头

记忆中在小时候,母亲每天都会在你这里忙个不停。

在那昏黄如豆的油灯下,她穿针引线,墙上,晃动着她的身影。

腿上或搁着一件衣服,一线一线地缝补;台上或摊着一段布料,一剪一剪地丈量裁剪;手里或拿着一只鞋底,一下一下地扯着长线。

因了母亲在你那里的忙碌,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我们,寒冷的冬天从来不会瑟瑟发抖;上学的路上,鞋子从来不会露着脚趾;走亲戚的时候,衣服从来不会现出破洞。

时至今日,还依稀记得,在架着的夏布蚊帐内,母亲为我们用灯笼在“烫蚊子”;还依旧可看到,在三腰花大橱内,有着当年母亲为我缝制的布鞋。

面对着她老人家留在你那里的女红物件,我似乎感受到了母亲当年的手温,当年的气韵……

这是岁月沉淀的记忆;这是时光留下的印迹。

这里,它镌刻着母亲一生的辛劳;这里,它承载了女性终年的忙碌;这里,它书写满家庭日日的温馨。

## 老井

你在老宅的一隅,用一个没底的缸倒扣着做圈围。

谁也不知你存在了有多少年份,或许井壁上斑驳的青苔可以说明你的年岁。平时,似乎很少有人关注你,但又都离不开你。炎炎夏日,你为宅上的人送过多少清凉;酷冷严寒,你又为他们带来多少温暖。

早年时,倒是我对它关注得多一点。

记得我常常伏在井圈上,捕捉一只只叮立在井圈壁上的长脚蚊子,它们虽不叮人,但是十分讨厌。我还喜欢对着井中自己的倒影,扮演一个个鬼脸,有龇牙咧嘴的,有笑歪嘴巴的,有痛苦不堪的,有愁眉苦脸的,有愤怒至极的……

进入老年后,见到你,我还会记起当年那个调皮的我。还会想再扮一回鬼脸,可是,有点不好意思,已没了那勇气。

# 且由它去

日月光

年纪大了,心态平和了,好多事情也看淡了,身处此中也会泰然处置了。

事情还起始于多年前,大家痴迷《神雕侠侣》,被里面的杨过、小龙女迷得一塌糊涂,好多人都能声情并茂地跟唱“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都在赞许大文豪金庸文笔了得,把李莫愁的死写得那么凄惨。我对他们说,这诗是宋元时代一个叫元好问写的,是写一对飞雁死了一只,另一只哀嚎着坠地自杀的事。别人都不信。我想想也算了,只怪金庸写得太过贴切了,人们已把此诗与故事情节完全融为一体了,我这时候再纠缠着诗的出处,真有点不领风情。且由它去。

那天周六,松江地中海广场上,灯光璀璨,人头攒动。一男青年设计好了在此时此地邂逅女青年,只见他突然单腿下跪,向女青年奉上99朵玫瑰,周边好多人鼓掌起哄。我正好在近旁,看到年轻人这样幸福的举动我也由此祝福。但,不对呀,这99朵怎么不是玫瑰而是月季?他们这样的邂逅,肯定是男女双方不少策划者共同策划的,绝不会在“核心道具”上用替代品。我朋友在旁分析,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玫瑰与红月季根本分不清,何况都是花苞,看不清楚,唯一知情的是花店老板,这99朵差价不小啊。后来我们意见一致,他们双方都沉浸在这美好的爱情中和成功的策划中,我们的提醒可能带来不良后果。算了,且由它去,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电视里看“好声音”节目,紧张得不行。唱得好好的,而且快唱完了,怎么导师们一个都不转身?有的导师怎么一听摇滚就兴奋,一听民族的传统的就没有激情?这种状况如果李谷一唱

“乡恋”也会被淘汰的。急呀,吗不平呀。老婆在一旁敲打我:这是节目,不是比赛;参赛的,评委的,观众席的,都是演员,用不着你在下面当评委的。这样一想,释然了。我再看节目,好笑的,好看的,动听的,漂亮的,享受就是了,哪个上,哪个落选,且由它去。

好多青年诗人喜欢用“阡陌”作笔名,什么“阡陌云间”“无言阡陌”等,很有诗情画意的。阡陌,是指纵横交错的田埂小道,日月星辰下的田埂小道,自己的位置放得多好,所以,好多人喜欢用“阡陌红尘,岁月静好”等句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但,事有偶然,一青年在诗中写到“我在阡陌云间的那头等你”,我说不妥。因为阡字还有另一解释,指通向墓地的小路。那青年疑惑地看着我,不置可否,弄得我像做错事一样。我想想,算了,信不信由你,反正那解释如今也不大用了,且由它去。

驾驶机动车常会碰到一个潜在的危险场景:车子右拐,打右闪光灯,减速,反光镜里看到好多电瓶车依然毫不减速地一往无前。我已经碰到不止一次了,我先等电瓶车潮流过去,再一点点拐入,车子处在蚂蚁状态,还会有电瓶车义无反顾地撞上我轮胎,轻量级的,瞪大眼睛定定地盯着我,然后无语地离开;稍重的:“你车子开得来吗?”再厉害的,是厉声要我下车评理:“你有辆汽车就了不起啦?就不顾电瓶车啦?出事故你有得是钱赔吗?”我是个从没有过交通事故违章行为的好司机,碰到这种情况我也只能无语,不去争论,说理争论有用吗,大家都为生计,且由它去吧。只是担心那么多的交通事故与电瓶车不当行驶有关,这该怎么解决?